

中外書報介紹與批評

(記者)

天津大公報於本年一月刊行文學副刊。內有書評。及中西新書介紹。其體例略仿歐美各大日報之文學版及星期文學副刊。極爲讀書界所歡迎。本報茲特擇尤轉載。以資閱者參考。原文間有附誌批評人名號者。轉載時亦仍之。再者該報極望國內外各書局各出版社各報館各個人。以新出之書籍報章。多多寄贈該報。以供介紹批評。此事既甚便利全國之讀者。而於該書之銷售流行。亦大有裨益。至若在該報文學副刊登載廣告。尤易接近一般好讀書願購書之人士。並希出版界及著作界注意。 記者附識

蘇曼殊年譜及其他

「蘇曼殊年譜及其他」一冊。柳亞子(棄疾)柳無忌父子合編。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發行。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出版。實價一元二角。此冊所收。插畫七幅。文十九篇。附錄九篇。於蘇曼殊(玄瑛)之生平(1884-1918)考證極詳。其要點則證明蘇曼殊父母均爲日本人。父宗郎。母河合氏。父卒後。母嫁中國商人香山蘇氏爲妾。曼殊年五歲。隨之歸粵。故曼殊實純粹之日本人。而同化於中國者。昔人以爲蘇氏子者。誤也。蘇曼殊爲浪漫之人。其人天性極聰慧。所爲詩文。嘗得章太炎等爲之潤飾。故如譯拜倫 Byron 詩爲人傳誦。而斷雁寄鴻記。綠紗記等小說。頗學唐人說部筆法。亦自可稱。至於其詩。則不脫黃仲則樊定菴及近今所謂南社一派。所作既不多。而格調亦未爲高也。少年浪漫之人。多傾心於蘇曼殊。此乃當然之理。惟吾人於此冊之考證材料。殊嫌其過繁。蓋瑣屑乾枯之考證。乃近今西洋治史學文學者之一大流行病。往往不問其題目是否重要。材料是否珍貴。而恣意搜索。苦心推勘。其上者尙不失真。惟嫌瑣細。其下者則僞飾造作。更傷不足憑信。彼德國美國每年所出。盈千累萬之博士論文及雜誌。直令專治此學之人亦讀不勝讀。且讀之亦鮮獲益。此由誤用所謂科學方法。以發明及勘證爲能。而不知鋼蔽心靈。晦滅道理。疲勞神思。災禍梨棗。誤人誤己。對作者讀者兩無所益之事。莫此者也。以故遠識之士。對此咸疾首痛心。而謀改良之方。(如本副刊第九期所譯韋拉里氏之論。謂取古史中繁瑣乾枯之事。一研究整理得毋

令人厭苦耶云。讀者請參閱不具錄。而不幸此種風氣已傳入中國。更合於所謂清代漢學家之考證方法。於是近今所號為學者。靡不務此。精粗難辨。真偽莫辨。即如今茲之書。篇幅多至三百八十頁。然其校勘所得材料。多係改正前人之錯誤。以柳亞子君與蘇曼殊為知友。而其舊作。蘇玄瑛傳。於曼殊生平大事。錯誤至如此之多。悉煩改正。足見考證之事。積極的貢獻甚少。不免心勞日拙。用力多而成功微也。苟其所註釋者。為主要之典籍。所推勘者。為重大之問題。尙有可說。若乃以繁複之考證。辛勤之精力。施之於極瑣細無關係之人之書之事。則甚可惜。吾人於「蘇曼殊年譜及其他」一書。既服柳君父子搜討之勤。而同時頗有此感。竊以為（一）蘇曼殊者。不過十九二十世紀之間。亞東之一浪漫人物而已。世界文學史上。如此之浪漫人物多矣。蘇氏之價值。當在其所著作之詩文。至其生平。毋庸如此詳為考證。但得其大概。而作成一詳明之傳可矣。（二）所貴乎考證者。在其所得之結果。不在其研究之經過。此冊所錄。以通訊占其大半。於材料之來源。著列極詳。固見其確。然如是為之。則世間之書。更多不勝讀。而讀者益難分辨。選

擇。故為讀者計。不如於蘇曼殊之生平。取其重要而確實之材料。作成一傳記（其或年譜）而其餘。則悉從屏棄之為愈也。抑吾人更有進者。（三）文學作品。貴能脫離狹小雜亂之現實生活。而進於空靈完美之創造之域。又凡詩與小說等。縱有取材於作者本身之經驗之處。亦出無心。而決不可謂此諸作品。悉作者自傳自叙也。以上二層。乃文學常識。故今就斷雁零鴻記等小說中。尋求蘇曼殊本身之歷史。縱多所獲。亦惟對於蘇氏傳記之作。成增加材料。而對於諸篇小說之價值。反為減損。使讀者心分而意馳。欣賞之力。遠不如前矣。（四）凡浪漫之人物。其行事多飄忽而破碎。有言不從心。與行不願言之憾。但憑感情及衝動。而缺乏理智及意志之指導。其生活之美。在一端。而不在全體。宜虛幻而不宜於真實。故浪漫人物。常須置之縹緲虛無之境。如所謂神龍。不見首尾。但露一鱗一爪。則愈使世人。艷羨崇拜。自用想像而增益其價值。苟於其生平。詳為考證敘述。對於彼人。殊為有損無益。非竭忠致愛之道也。今之蘇曼殊。幸有異。是全書中以鄭桐霖君函（附錄九至十五頁）所論最為切當。鄭君曰：「他的拚命吃 Chocolate 八寶飯雪茄。實是一種

自殺政策。又曰：「蓋彼之所好。不過一場熱鬧而已。」又曰：「他的早死。雖然可惜。一方說來。或者也可以算是好事……一來。他的名譽是。完全而死的。活下去。恐難說。」又曰：「他的行為。雖是落拓。却並非不羈。意志雖極冷。而心腸却是極熱。」蘇曼殊之性行。盡具於此數語。足見其為浪漫之人物。又鄭君云：「倘用胡適之文學方法去讀曼殊詩。必定失敗。」此尤吾人所同意者也。

